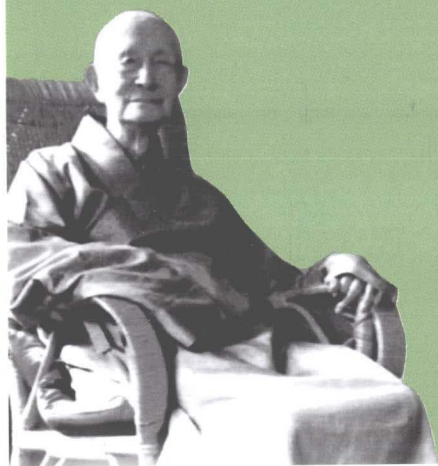


佛教史地考论

史的研究考证，以探求真实为标的。在进行真实的研究中（从学佛说，应引为个人信解的准绳），对现代佛学来说，应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

印顺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中華書局

印 順 法 師 佛 學 著 作 系 列

佛教史地考论

释印顺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史地考论 / 释印顺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0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8092 - 6

I. 佛… II. 释… III. 佛教 — 研究 IV. B9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0659 号

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

-
- | | |
|-------|--|
| 书 名 | 佛教史地考论 |
| 著 者 | 释印顺 |
| 丛 书 名 |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
| 责任编辑 | 陈 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78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8092 - 6 |
| 定 价 | 22.00 元 |
-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出版说明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典范。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经台湾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我局于2009年出版《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23卷),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成果和思想,受到学术界、佛教界的广泛欢迎。应读者要求,我局今推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将印顺法师的佛学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逐一出版,以满足不同领域读者的研究和阅读需要。为方便学界引用,《全集》和“系列”所收各书页码完全一致。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编辑出版以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的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的印顺法师著作为底本,改繁体竖

排为简体横排。以下就编辑原则、修订内容,以及与正闻版的区别等问题,略作说明。

编辑原则

编辑工作以尊重原著为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作必要的编辑加工,以符合大陆的出版规范。

修订内容

由于原作是历年陆续出版的,各书编辑体例、编辑规范不一。我们对此作了适度统一,并订正了原版存在的一些疏漏讹误,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原书讹误的订正:

正闻版的一些疏漏之处,如引文、纪年换算、人名、书名等,本版经仔细核查后予以改正。

2. 标点符号的订正:

正闻版的标点符号使用不合大陆出版规范处甚多,本版作了较大幅度的订正。特别是正闻版对于各书中出现的经名、品名、书名、篇名,或以书名号标注,或以引号标注,或未加标注;本版则对书中出现的经名(有的书包括品名)、书名、篇名均以书名号标示,以方便读者。

3. 梵巴文词汇的删削订正:

正闻版各册(特别是专书部分)大都在人名、地名、名相术语后一再重复标出梵文或巴利文原文,不合同类学术著作惯例,且影响流畅阅读。本版对梵巴文标注作了适度删削,同时根据《望月佛教大辞典》、平川彰《佛教汉梵大辞典》、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等工具书,订正了原版的某些拼写错误。

4. 原书注释中参见作者其他相关著作之处颇多,为方便读者查找核对,本版各书所有互相参见之处,均分别标出正闻版和本版两种页码。

5. 原书中有极少数文字不符合大陆通行的表述方式,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在不改变文义的前提下,略作删改。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对汉语佛学研究有极为深广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佛学界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我们希望“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的佛教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三月

目 录

- 一 中国佛教史略……………001
 - 一 绪言……………001
 - 二 佛教之输入中国……………002
 - 三 大道南行……………006
 - 四 一帆风顺之南朝佛教……………013
 - 五 唯心论之确立……………021
 - 六 中原佛教之隆盛……………029
 - 七 新佛教之成长……………034
 - 八 南北东西与中华……………043
 - 九 佛教在平流起落中……………051
 - 一〇 变……………061
- 二 印度佛教流变概观……………063
- 三 佛灭纪年抉择谈……………070
 - 一 绪言……………070
 - 二 阿育王传的内容……………072
 - 三 编纂的时地考……………075
 - 四 优婆塞多中心的法系……………084

五	阿育王中心的王系·····	104
六	二大传说的比观·····	121
七	结论·····	127
四	论佛灭的年代·····	130
五	纪念佛诞说佛诞·····	137
六	龙树龙宫取经考·····	141
七	《楞伽经》编集时地考·····	148
八	文殊与普贤·····	154
九	护法韦驮考·····	161
一〇	大乘经所见的中国·····	165
一	中国的地志·····	166
二	中国的护法神·····	168
三	中国的圣王·····	171
四	中国佛教的圣地·····	172
五	中国的圣者·····	172
六	于阗·····	173
七	中国的政教情形·····	175
八	杂事·····	176
一一	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论·····	178
一二	北印度之教难·····	187
一	绪言·····	187
二	三恶王毁法的传说·····	188

- 三 迦旃延与僧伽罗刹的忠告…………… 194
- 四 千年法灭说的修正…………… 198
- 五 罽宾灭法与师子比丘…………… 199
- 六 弥罗掘的灭法…………… 205
- 一三 论笈多王朝的王统…………… 212
- 一四 世亲的年代…………… 216
- 一五 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 225
- 一六 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235
- 一七 点头顽石话生公…………… 248
- 一八 佛钵考…………… 265
- 一九 释伽罗王卢头陀摩…………… 269
- 二〇 阿梨车毗伽的自移塔…………… 270



一 中国佛教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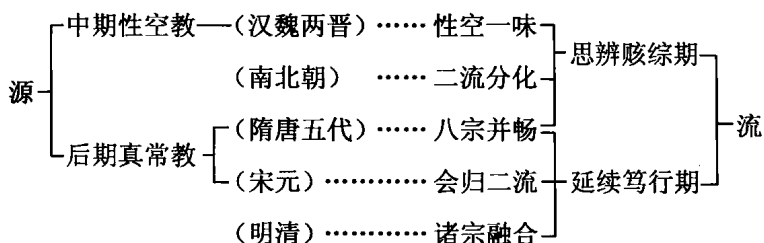
本编为妙钦法师初稿，由印顺整理删补而成，时为民国三十二年。三十六年七月，初版于上海。第七节“新佛教之成长”，有关牛头禅部分，间与史实不合。今不加改编，其详可读印顺近著《中国禅宗史》。印顺附记。

一 绪 言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之佛教，流行于中国民间。源本于印度，故印度佛教思潮之演化，与中国佛教有密切之影响。流行于中国，故中国民族之动态，与中国佛教有相互之关涉。必合所源承之佛教、所流行之中国以观之，庶足以见中国佛教之真。

中国佛教之流行，且千九百年。自其承受于印度者言之，可分为二期：一、汉、魏、两晋所传，以“性空”为本，兼弘大小乘，相当于印度佛教之中期。二、南北朝、隋、唐、北宋之所传，以“真常”为本，专弘一大乘，相当于印度佛教之后期。自其流行于中国者言之，亦可为二期：一、上自汉、魏，下迄隋、唐，为承受思辨时期（约偏胜说）。传译而思辨之、条贯之，其特色为融贯赅综。

得则华贵宏伟,失则繁文缛节,如世家子。确树一代之风者,襄阳释道安也。二、上起李唐,下迄清季,为延续笃行时期。即所知而行之证之,其特色为简易平实。得则浑朴忠诚,失则简陋贫乏,如田舍郎。确树一代之风者,岭南卢慧能也。思辨赅综之佛教,初唯“性空”之一味;继分化为南之“真空妙有”、北之“真常唯心”;极其量,成大乘八宗之瑰奇。笃行简易之佛教,初承诸宗而隐为二流,即天台之“真空妙有”,禅者之“真常唯心”;极其致,成禅、教、律、净之浑融。中国佛教源远流长,已不仅为行于中国之佛教,且进而为中国所有之佛教矣。



二 佛教之输入中国

中国佛教之输入,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说,为历来史家所公认。近人或疑其虚构,然汉之王景,“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金人”之在当时,固实有其事。“寺”非梵语,汉代“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今僧居曰寺,自应与政府有关。故汉明见金人,遣使求法之说,传说容有不尽不实处,而事出有因,盖可断言。然此但托始云尔,佛教之来中国,实已久矣。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诏谓“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因以班示诸国中傅。明帝之世,佛教已为王室所信奉,国家所尊重,应已大有可观。溯之于前,“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或讹作复立,即佛陀之古译)者,其人也”。此《魏略》之说,出晋中经,晋中经源出魏中经,其说亦可信。博士弟子而能重视佛法,受经于西来之使节,其时佛教应非创闻。更前,成帝河平三年(前二六),刘子政奉命校书天禄阁,作《列仙传》,叙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宋宗炳、梁刘孝标、北齐颜之推,并见其说如此,是则佛教之来中国久矣。考我国佛教之初入,西域诸国实为之介,大月氏所关尤切。月氏族原居敦煌、祁连间,汉文帝时见逼于匈奴,乃西出葱岭,臣服大夏,建贵霜王朝,承受当地之佛教文化而广布之。月氏西迁,而印度与西域通;汉武开西域,而西域与中国通;佛教东来大路,因以畅达无阻。张骞西使以还,月氏等国与中国颇有往还,佛教即藉以传入,因有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经,汉明帝遣使月氏之说。佛教由月氏等国之使节、商贾、僧侣络续传入。至明帝永平中,有“金象”之瑞(见《抱朴子》),大通西域。当时佛教,应有一番盛事,传说于人间,学者乃据此为佛教传入之始。唯流行不广,世俗多以神明视之,故传化事迹,犹暗昧难详。

梵僧东来弘化之有显著事迹者,始于汉桓帝初年。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安世高东来,游化江淮间,译经三十余部。世高“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如《安

般守意》、大小《十二门》等明禅定;《阴持入经》、《九十八结》等,并明法数。所译文义明允,为后人所重。时为笔受助译且传其学者,为临淮严佛调,实我国出家并助译之第一人。其前后,有安玄优婆塞,译《法镜经》等,佛调亦为参助。安玄与世高,同籍安息,彼此或不无关系。又月氏国支娄迦谶,亦于桓帝时来洛阳,译《道行般若》、《般舟三昧》、《首楞严经》等十三部(依《祐录》),皆大乘学。竺佛朔与之同时,且曾合作翻译。余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亦略有所译。

东汉桓、灵、献三帝七十年间,佛教之译弘可分二系:一、安世高等之小乘禅数毗昙系,二、支娄迦谶等之大乘方等般若系。盖时当西元二世纪后叶,正印度佛教大小兼畅之世也。西北印承说一切有系之学,以罽宾、犍陀罗为中心,而远及吐火罗、安息,声闻佛教历久弥新。于时《大毗婆沙论》结集前后,东方罽宾之学盛弘一时,西方外国诸师亦日以弘肆。说一切有系素以禅学称,罽宾尤为渊藪。安世高籍安息,安息多声闻学,其传禅数也宜。中南印度,学承大众、分别说系,发为方等般若之大乘,与案达罗王朝并兴。嗣以北方贵霜王朝,尤以迦腻色迦王之护持佛教,大乘学者多北上,般若方等之教,因得行于月支及岭东莎车、于阗等地,此所以《般若经》有“佛涅槃后,此经至于南方,由此转至西方,更转至北方”之记。支谶月支人也,略与龙树、提婆同时。受地方时代学说之熏陶,故学大乘法,传般若教。汉末二大译师,虽同来自印度之西北,而实代表印度佛教之两大学系也。

三国时,梵僧之先后来洛阳者,有昙柯迦罗、昙无谿之传戒

律,康僧铠之译《无量寿经》,为新规制、新信仰之输入。然曹魏之译,当时殊鲜影响。汉末安世高与支谶之学,则因世乱而流入东吴。绍承其学而予以弘扬者,为支谦与康僧会。僧会之于世高,支谦之于支谶,并有再传之关系;是则南吴之佛学,即汉末二系之延续也。

支谦自吴大帝黄武初(二二二)至建兴中(二五二——二五三),在吴译经,颇得朝野信重。孙权拜为博士,并敕辅太子。谦译《孝经抄》,有比丘参政之说,盖即以自明其所行之当理者。谦承支谶之学,译经三十余部,重治《道行》、《首楞严》,于方等般若弘阐颇力,足为两晋般若学之先导。康僧会于赤乌十年(二四七)抵建业,译经数部。传说因诚感舍利,倾动一时,孙权为立建初寺。会尝从陈慧习禅,注世高译之《安般守意经》,深能绍述其学。支谦生于洛阳,僧会长于交趾,均为半汉化之西域人,故颇注意于消化整理:如谦之重治《小品》,意在润文;且创为会译。僧会注《安般》等三经,集六度要目,制泥洹梵呗。江东佛教,渐可观矣。

西蜀隘塞,经录有蜀经多种,而事迹不详。

自东汉建和至魏末一百二十年间,佛法渐流行于中国,一以印度西域佛教之隆盛,一以中国政教之衰落;因缘时会,不可偏取。我国自王莽政变失败,五德始终,禅让礼乐之说衰,儒者乃困于经学考据。道者自黄老之学不行于西汉,长生久视又不能得志于王公,唯下流于民间,成为符水、祈禳、忏罪、役神之说。黄巾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几全无学术可言。学术界颓然无生气,政乱时荒,学者且窒息将毙,思变革而无由。支谶、支谦辈适

弘传方等般若于此时,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为中国学术辟其生路。虽然,汉、魏之佛教,其初也附黄、老而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佛老混杂,信仰者类不能峻别其异。宗教重于学术,信仰多于理智,是亦创传时期应有之征也。

三 大道南行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之佛教,上承草创期大小兼弘之学,下启空有真妄之分。时中国衰乱甚,传统之儒学解体,伦常气节,渐泯殆尽。种族间战乱频仍,远过于春秋戎夷之逼。际此时而佛教兴,尊释迦法王,布悲智平等之教。胜胡之凶残,矫汉之纵逸,维护国族生命于垂绝之秋;亦即于此时,奠定中国佛教不拔之基也。

时佛教上承汉、魏,以般若性空为本而大小兼畅。般若性空学,研习弘扬之盛,传译部帙之多,无出其右者。溯《般若经》之传入,始于汉末支谶之译《道行》,为《小品》初译;吴支谦重治《小品》,曰《大明度无极经》;传说康僧会亦曾出《吴品般若》:是三国时般若已为人珍重。唯时际草创,仅及《小品》,幽旨隔于译词,微言滞于弘通。魏甘露五年(二六〇),朱士行慨般若之“译理不尽”,奋志西行,得《放光般若经》于于阗,展转送达仓垣。至西晋惠帝元康五年(二九五),始得无罗叉、竺叔兰为之译出。旋即传诵南北,竞起研究,般若之道,渐光大矣。

西晋佛法之足资称道者,推敦煌菩萨竺法护之翻译。法护

译经历武、惠、怀三帝，略与西晋同始终。所出百余部，三百余卷，多我国初期佛教要典：如《渐备一切智德经》，为《华严·十地品》之初译；《正法华》及《维摩经》，并当时所盛行；《大集》、《宝积经》，亦有零译。于太康七年（二八六），译《光赞般若经》一〇卷，为《大品》初译；再翻《小品》七卷。惜出在关中，遭世乱而沉没凉州；道安始得《光赞》残本而表彰之，《小品》则不可得矣。法护所出，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经，且尝抽译龙树之《十住论》，盖一般若性空学者也。

自晋室东迁，北方为五胡角胜之场；东南粗安，南方般若之学因日以隆盛。罗什前之研究般若而可考者，不下五十余人，类皆一时之名德。或于般若读诵讲说——读诵者多矣。讲说则道安年讲般若二次；支道林、竺法深、竺法汰、于法开等，均应晋帝之请，讲般若于宫阙；荆襄讲说亦盛。或注解经文——道安于此用力最勤，竺法汰、竺僧敷等亦有义疏。或往复辩论——于法开与支道林论即色义，慧远与道恒争心无义，郗超与法汰辨本无义。或删繁取精而为经钞——卫士度略《小品》为二卷。或提玄钩要而作旨归——道安、支道林均有之。或对比《大品》、《小品》——支道林有《大小品对比要钞》。或合异《放光》、《光赞》——道安有《合放光光赞略解》。研习既盛，义解或异，遂有“六家七宗”之分——一、道安、法汰与竺法深之本无，二、支道林之即色，三、于法开之识含，四、释昙一之幻化，五、竺法蕴、支敏度之心无，六、于道邃之缘会。本无家有二宗，故成七宗。如春兰秋菊，各擅其胜，不可谓不盛也。

迨罗什三藏入关（四〇一），俊秀云集，大事译弘。重译《大

品》、《小品》，文义既定，别翻龙树《智度论》以释之。又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十住毗婆沙论》；性空般若之学，至此乃文备而义明。什公所译，复有《十住》、《法华》、《维摩》、《持世》、《思益》、《无行》、《禅经》等，并文妙义精，今古依遵。什公“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忘己为法之精神，不可及也。即门人之久沐熏陶者，如“解空第一”僧肇之论，僧睿之序，昙影之疏述，亦精义入神。什公师资，承汉、魏来般若性空之思潮，斥“格义”之迂，正“六家”之偏，宗龙树、提婆论以阐性空之中道，大乘真义，始闻于中国，不复为三玄所蒙混。“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后兴之盛也”，此语不虚！惜姚秦祚短，法为时崩，未得适宜之光阐。沉隐八十年，始得三论学者为之重光焉！

声闻藏之传译，亦于时大备。苻秦通西域，西僧应时来游。建元之末（三八〇顷），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来长安，因出《增一》及《中阿含经》，《阿毗昙心》、《八犍度》、《婆须密集》、《三法度》等论，道安、法和为之审定。次僧伽提婆南游庐山，慧远请其重出《毗昙》。又东下扬都（三九七），再译《阿含》、《毗昙》，大事弘通。使江南大乘之绪，为之减色。当“提婆始来，义、观之徒，莫不沐浴钻仰，便谓理之所极；谓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然不数年而罗什入关，性空大乘独步当时。虽声闻三藏续有传译——竺佛念出《长含》，功德贤出《杂含》；罗什出《成实》，昙摩耶舍出《舍利弗毗昙》等；弗若多罗等续出《十诵律》，佛陀耶舍出《四分律》，觉贤出《僧祇律》，佛陀什出《五分律》——而终不复能摇撼大乘矣。